

努尔哈齐

天命可汗

育列国英明汗

● 天阳 ● 编 ●



清太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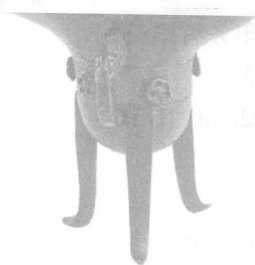
西苑出版社

天命可汗

天阳编

努尔哈齐

清太祖



西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命可汗——清太祖努尔哈赤/天阳编. —北京: 西苑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 - 7 - 80210 - 641 - 3

I. 天… II. 天… III. 努尔哈赤 (1559 ~ 1626) —生平事迹
IV. K827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16256 号

天命可汗——清太祖努尔哈赤

编 著 天阳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143

电 话: 010 - 88624971 传 真: 010 - 88637120

网 址 www. xycbs. com E - mail: xycbs8@126. com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23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10 - 641 - 3

定 价 29.80 元

(凡西苑版图书如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 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爱新觉罗·努尔哈赤，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奠基人，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军事家，戎马一生，身经百战，纵横捭阖，功勋赫赫。生于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二月二十一日，卒于明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九月三十日，葬于福陵，庙号清太祖。

努尔哈赤少年为奴，后以十三副盔甲起兵，以“七大恨”起誓征明，一生征战四十余年，用武力和智谋统一了女真各部，建立“大金”，展现了卓越的军事、政治才能。他缔造和指挥的八旗军，号令严肃，器械精利，纪律整肃，赏罚严明，兵马精强，勇猛拼搏，先后取得古勒山之役、哈达之役、辉发之役、乌拉之役、抚清之役、萨尔浒之役等战役的胜利。

努尔哈赤制定绥服蒙古的政策是清廷对蒙古治策的基石。努尔哈赤用编旗、联姻、会盟、封赏、入围、赈济、朝觐、重教等政策，加强对蒙古上层人物及部民的联系与统治。漠南蒙古编入八旗，成为其军政的重要支柱，喀尔喀蒙古实行旗盟制，厄鲁特蒙古实行外扎萨克制。联姻不同于汉、唐的公主下嫁，而是互相婚娶，真正成为儿女亲家。重教也是一样，清尊奉喇嘛教，以加强同蒙、藏的联盟。清朝对蒙古的绥服，“抚驭宾贡，复越汉唐”。可以说，中国两千年古代社会史上的匈奴、蒙古问题，到清朝才算解决。

努尔哈赤重视种粮植棉，规定出征不违农时，注重采猎经济，关注采炼业，关切商品交换，加强建州同明朝、蒙古和朝鲜的贸易，促进内外经济交流，推动其经济发展。努尔哈赤在四十四年的政治生涯中，不断地进行着社会改革。在政权机制方面，他逐步建立起以汗为首，以五大臣、八大贝勒为核心的领导集团，并通过固山、甲喇、牛录三级组织，将后金社会的军民统制起来。尔后，创立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制——并肩同坐，共议大政，断理诉讼，举废国汗，即实行贵族共和制，但其死后未能实施。在经济体制方面，他先后下令实行牛录屯田、计丁授田和按丁编庄制度，



清太祖努尔哈赤

将牛录屯田转化为八旗旗地，奴隶制田庄转化为封建制田庄，从而形成封建八旗军事土地所有制。在社会文化方面，随着八旗军民迁居辽河流域，女真由牧猎经济转化为农耕经济，初步实现了满洲社会由牧猎文化向农耕文化的转变。

金天命六年（1621），努尔哈赤制订了大量任用汉人为官的政策，多次宣布，对尽忠效劳的汉官，要破格提升，要“嘉赏赐财”，要“赏以功，给与为官”，要使他们“终身享受”，而且功臣的子孙可以世代承袭祖、父的官职。这些措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巩固金国的统治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晚年的努尔哈赤犯了不少错误，其中滥施威权，治策失当；分田占房，清查粮食；轻薄文士，屠杀汉儒；处理八旗贝勒和高级官将。努尔哈赤晚年犯的这些严重错误，严重地破坏了辽东生产。骄傲轻敌，兵败宁远，大败而回并受伤，是努尔哈赤晚年犯下的最大错误，以致于在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抱憾死去。

本书全方位立体描述了努尔哈赤的一生。从他的成长过程写起，直至统一女真各部、创建八旗制度，促进满族形成、建立后金政权、制定抚蒙政策等，本书把可读性和趣味性有机结合在一起，图文并茂，资料翔实，生动感人，引人入胜。

编者
2010年

目 录

第一章	一统建州女真	(1)
第二章	征服白山黑水	(56)
第三章	创八旗立后金	(121)
第四章	满蒙结婚大联盟	(145)
第五章	彰天讨轻伐大明	(165)
第六章	征伐辽东	(189)
第七章	迁都沈阳施新政	(215)
第八章	任用汉官收民心	(244)
第九章	幽弟杀子铲异己	(285)
第十章	抱憾归天	(329)



第一章

一统建州女真

努尔哈赤所在的女真族人的祖先，早在几千年前就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的白山黑水之间，最先是在夏、商、西周时期即已出现在文献记载中，那时称“肃慎”，如《竹书记年》所载：“虞舜 25 年，肃慎献弓矢。”由此可见，在没有铁器的时代，他们即以弓矢见长，经历了虞、夏、商、周已近千年的磨炼，所以在辽东地区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如果女真人兵满万人即不可敌，其原因可能就在于他们擅长弓箭这一特点。不过，如果没有战事发生，射箭的特长主要还是用在打猎谋生上。肃慎的后裔到了汉唐时代曾称为挹娄、勿吉、靺鞨，都是肃慎部族随着当时的政治、经济重心所在地方而起的不同的名称。到了宋、辽、金、元、明时期，肃慎的后裔又称作女真。

到了明代，女真人被分为三大部分，即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它包括东海女真和黑龙江女真），其下各有若干大小不等的部落。在现在的长白山北部、牡丹江、绥芬河流域一带生活的是建州女真，“建州”是唐朝渤海时代的旧称。乌苏里江支流穆棱河一带叫毛怜，这地方也属于建州范围。清代的祖先出自于建州女真，所以，建州女真是清朝的正系。在今天的吉林省扶余县以北、松花江南岸以及哈尔滨以东、阿什河流域一带的是海西女真。海西是指乌龙江，就是松花江



清太祖努尔哈赤

的下游，是元代行政区域的名称。在今天松花江流域同江县以北，黑龙江南岸与北岸居住的是“野人女真”。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原始图腾。世居白山黑水的女真人虔诚地尊崇着鸟类。

这里面有一个神奇的传说，讲述了一个民族兴起的历程。

相传，在辽东地区、巍峨壮丽的长白山东北部有座布库里山，山下有一清澈透明的水池，名布尔瑚里。夏季的池水，蓝如天空，平若镜面，池边绿茸茸的野草和娇美吐艳的鲜花，不时吸引着翩翩起舞的蝴蝶和喳喳欢跃的鸟雀……这是一幅美丽的图画。也许正是这大自然不可抗拒的美诱惑了天上的神灵。

一天，三位仙女自天而降，来到布尔瑚里。她们是三姐妹，大姐名恩库伦，二姐名正库伦，三妹名佛库伦。美的魅力使她们忘情，于是脱衣沐于池中。许久，三姐妹浴毕上岸。这时，一只神鹊飞来，盘旋在三姐妹的头上，轻盈可爱。三姐妹频频抬头观望。突然，神鹊将口中一颗红色的果子丢在三妹佛库伦的衣服上，红果光滑鲜艳，佛库伦爱不释手，放到地上恐其污秽，捧到手里无法穿衣，于是，她便含到了口里。不料，红果刚刚放到口中，竟顺势滑到腹内。顿时，佛库伦感到腹部沉重，她无法飞回天上，只好与两位姐姐告别，暂时留在了人间。

不知过了多久，佛库伦生下一个男孩。孩子落地能言，身高体壮。十几个春秋过后，即长成一个相貌英俊、举止非凡的奇男子。佛库伦向儿子讲述了这段离奇的身世，命其以爱新觉罗为姓，名布库里雍顺。并郑重地嘱咐他说：“上天生你，以定乱国，你要前往治之。”说完，她给儿子一条船，指给他乘船前往的方向，然后凌空而去。

布库里雍顺谨遵母教，乘船由牡丹江上游顺流而下，驶过险流峡谷，来到牡丹江与松花江的汇流点——斡朵里（今黑龙江依兰）地方。

斡朵里是个百户人家的村寨，分为三姓，这些体态骠悍的女真人，

生性好斗，争相雄长，原始仇杀的遗风，使茅舍相连的村寨笼罩在一片杀气中。于是，当布库里雍顺以“上天生我，以定汝等之乱”的豪言出现在三姓人的面前时，为之震慑的三姓人，遂交手为轿，抬着布库里雍顺至寨中，奉其为“贝勒”（首领）。

斡朵里在布库里雍顺的治理下，百姓晏安。

然而，数世之后，布库里雍顺的后人却因荒淫无道，激起了众怒。勇敢的三姓人以残暴反对残暴，他们几乎杀死了爱新觉罗家族中所有的人。当他们发现有一个叫范察的小孩子逃掉后，仍然毫不犹豫地追了出去。

范察奔跑在荒野里，漫无边际的荒野无处藏身，眼看追兵迫近，危在旦夕。正在这时，一只神鹊落到范察的头上。于是，越来越近的追兵竟然将栖落神鹊的范察当成一株枯木，罢兵而归。

神鹊的后裔，鸟的传人，在危难之中又得神鹊相助。

这个动人的神话，记载了努尔哈赤祖先在度过了远古的洪荒年代后，曾有过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大家庭时代。当私有制打破母系氏族的均衡，仇杀的火焰使父系氏族向部落联盟过渡时，他的祖先曾被推举为部落联盟的酋长。

但对努尔哈赤来说，印象最深的莫过于自己是鸟的传人的传说，而鸟的传人即是英雄的后裔。

神鹊育人的传说，荒诞而遥远，但斡朵里三姓为努尔哈赤祖辈世居的地方则是真实的存在。在历史文献中，努尔哈赤的直系祖先是他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如果从元朝末年，猛哥帖木儿袭任职斡朵里万户（官名）来看，爱新觉罗家族的确有过显赫的历史，有过任职部落酋长兼官府达官的荣耀。

猛哥帖木儿是个有才干、有威望而又忠于明廷的大首领。永乐元年（1403）十一月，建州卫大首领阿哈出朝拜永乐帝以前，猛哥帖木儿已



清太祖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图片

经在朝鲜镜城（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咸镜北道）一带居住二十多年。他率领部落成员抵抗北方兀狄哈（即窝集部人）的南扰，英勇地抗击了倭寇从海上的侵犯，立有战功。这时，他已经团结了女真各部，声望甚高。朝鲜边官也视猛哥帖木儿的部落为“东北面之藩篱”。因此，阿哈出来北京朝见的时候，在永乐帝面前荐举，并称赞猛哥帖木儿的为人，给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取得了相当的信任。永乐帝在给猛哥帖木儿的敕谕中，称赞他为人“聪明，识达天道”，令他尽快来北京接受封赏。

永乐二年（1404）正月，永乐帝急不可待地派遣使臣，即辽东东宁卫（今辽阳市老城）千户高时罗，奉旨协同朝鲜使臣诏谕猛哥帖木儿来京。三月，又派遣都司率领兵马，带着烧酒、马匹等物，赐给阿哈出及猛哥帖木儿。猛哥帖木儿向朝廷使臣表示诚心，决定亲自前赴北京朝贡。

永乐帝得知猛哥帖木儿对朝廷很恭顺，十分高兴，一方面下旨谕，让猛哥帖木儿亲自来朝，将封授给他官职、赐给赏物。同时，允许他仍然在原地管理军民，打围或者放牧，随意生活。属下的头领也可以一同来京，接受封赐。若是下属的众首领不能同来，可以开列他们的名字，朝廷一并封赏。从皇帝的重视程度来看，猛哥帖木儿对于团结女真人民，保卫明朝东北边疆，确实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明廷继阿哈出以后采取笼络女真首领措施的又一个对象。

猛哥帖木儿在同年九月初三日，从家里起程，前往京城朝拜永乐皇帝。到京后，备受永乐帝和朝臣的礼遇。授予他建州卫都指挥使官职，赐给印信，金带等物品。随同来京的大小首领，包括阿哈出的长子释迦奴，亦授为指挥使，赐给金带。任命阿古车为毛怜卫（今吉林省嘎呀河以东地区）指挥使，赐给印信、银带等。猛哥帖木儿的妻子幞卓也同受款待，辞行时，皇帝赐给她衣服、金、银、绮帛。从这以后，猛哥帖木儿便以都指挥使身份与阿哈出共同管理建州卫事。努尔哈赤的六世祖先从此正式成为明帝的边臣。

猛哥帖木儿受封以后，积极守边，勤劳不殆，屡立功绩，不断被擢升。猛哥帖木儿的家庭是个大家族。父亲叫做挥厚（又称挥护），是个万户。待猛哥帖木儿掌事的时候，父亲已经去世了。母亲改嫁给挥厚的异母弟包奇，又生同母弟于虚里、于沙哥。还有包奇原妻的儿子凡察、吾沙哥、时加波第等兄弟多人，成为女真人口众多，家族强盛的大部落。由于家族势力大，又是世袭的大首领，归附的户数多达几百户，上千口人。猛哥帖木儿接受明廷封赏以后，地位和声誉更高了，小部落和零星的女真人、户，相继前来归附，势力大增。凡是有重大的事件，他可以召集各部首领多达五十余人前来议事。约在永乐十年（1412）前后，猛哥帖木儿与阿哈出分开了，自成一卫，就是建州左卫。阿哈出仍然掌管建州卫（后称中卫），这时建州开始有二卫。



清太祖努尔哈赤

猛哥帖木儿以本部落的成员组成一支较强大的武装力量，分为左、中、右三军。他亲自统率中军，凡察统领左军，长子权豆（又名阿谷）统领右军。这支武装是由部落中成年男子组成的，是具有全民性质的武装队伍。平时从事生产，有事集合参战。

猛哥帖木儿凭借这支力量，为明廷守边，听调从征。永乐二十年（1422），猛哥帖木儿曾经率领部下赴京护驾，侍卫皇帝。宣德元年（1426），明廷因猛哥帖木儿忠顺守边，按时进贡，晋升他为都督僉事，赐以冠带。

永乐二十一年（1423）六月，辽东女真千户杨木答兀逃离职守，掠走开阳（今开原）军民一千多口。随同猛哥帖木儿母亲等五百多户，迁居阿木河地区。

杨木答兀大肆掠夺开原人口，假传皇帝圣旨，宣德帝得知后震怒异常，下旨斥责杨木答兀违逆天道，背叛朝廷，哄吓良善罪不容诛。并谕令，若是他及时悔恶从善，朝廷将屈法申恩，特加宽宥。如果继续怙恶不悛，将尽数擒拿，解到京师，以正国法。

从这以后，协助明廷追回杨木答兀所掠的人口，就成为猛哥帖木儿不容推拖的责任了。明廷一方面直接谕令猛哥帖木儿传令杨木答兀送还所掠去的人口，就是三岁的小儿也必须送还。同时，旨令朝鲜派遣官员前去催促。宣德七年（1432），明廷张内官带领随从人员到建州捕鹰回京，猛哥帖木儿、凡察等依遵朝廷命令，随同张内官送还杨木答兀所掠的人口一百三十多人，此举颇得朝廷的赞许。宣德帝以猛哥帖木儿忠于职守，行为可嘉，晋升他为右都督。

猛哥帖木儿效忠于明廷，使明廷更加相信解决杨木答兀的问题必须依靠猛哥帖木儿。宣德八年（1433）十月，辽东都指挥裴俊受皇帝旨谕，率领官军一百五十二人，会同朝鲜陪同人员，共一百六十多人，前往阿木河，再次接收杨木答兀所掠的人口。十月十四日到达，屯兵于

野。十五日拂晓，杨木答兀伙同古州女真（即所谓七姓野人）三百多人。突然将官军团团围住。两军交锋，互有伤亡。猛哥帖木儿闻讯率领五百人前来增援。他一马当先，截住要路，大呼：送出杨木答兀方可解围。敌方不允，两军列队大战。凡察、阿谷也相继率众前来助战。杨木答兀败阵落荒而逃。猛哥帖木儿率军勇猛追杀。杨木答兀为追兵所逼，势穷力竭，弃马登山而逃。在战场上，凡察等八人负伤，保卫了明廷的使臣和官军。

四天以后，十月十九日，朝廷使臣正要同凡察、阿谷等到各部去领取被掠人口，杨木答兀等人又率领七姓女真八百多人，各披明甲，包围了猛哥帖木儿、凡察、阿谷、歹都等人的家和官军营寨，纵火焚烧房屋。阿谷等措手不及，栅门被攻破，栅墙倒坏，敌军冲入内庭，内外喊杀声震天，白刃相接。因为事前无备，众寡不敌，猛哥帖木儿和长子阿谷等多人战死。妇女、儿童和敕书、印信都被抢劫一空，只有凡察幸免于难。明使与官军乘着混乱的机会，奋力杀出。猛哥帖木儿付出重大代价，为保护明朝使臣，维护国法，做出了应有贡献。

明宣德帝虽然宣布杨木答兀背叛朝廷，罪不容诛，但这时的朝廷还能够遵守祖训，不肯轻易出兵讨伐。明太祖曾训示说：“四方诸侯，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其疆界，无故兴师，致伤人命。但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近，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意思是说，只可练兵严防，万勿轻易远征，或穷兵黩武。因此，尽管凡察恳乞朝廷发兵，杨木答兀又屡次不肯听从旨令，而宣德帝也只下旨痛责，令他改恶从善而已。正统帝即位以后，更是从宽处置，晓谕杨木答兀：凡是先前所有的过失，都置之不问，并封其弟杨满皮为正千户。这时，朝廷执法得宜，猛哥帖木儿等女真人忠于职守，上下关系和谐，边陲得以巩固。

努尔哈赤的五世祖董山是有大功也有大过的人物。他敢做敢为，轰



清太祖努尔哈赤

轰烈烈地度过了短暂的一生。正统七年（1442），明廷分建州左卫，析置建州右卫。《明英宗实录》记载：

分建州左卫，设建州右卫。升都督僉事董山为都督同知，掌左卫事；都督僉事凡察为都督同知，掌右卫事。董山收掌旧印，凡察给新印收掌。

从此，建州女真就分为建州卫、建州左卫和建州右卫，合称“建州三卫”。

宣德八年（1433），建州左卫猛哥帖木儿等所属的核心部落遭到杨木答兀和七姓女真人残酷的屠杀和毁灭，部众骤然离散。猛哥帖木儿的嫡系诸子被杀掠，余众无人统领，内部开始分争。其中部分人拥护阿谷的养子老胡赤，部分人跟随猛哥帖木儿的弟弟凡察。不久，凡察入京报告兄长被杀的情况。宣德帝以凡察曾经立有战功，便任命他为都督僉事，统领建州左卫部众。

时过不久，猛哥帖木儿的幼子董山和阿谷的妻子在毛怜卫指挥哈儿秃等的斡旋下，被从掠夺的部落中赎回。董山回卫以后，在正统五年（1440），与叔父凡察移居至佟佳江（今浑江）、苏子河（今辽宁省新宾县西苏子河）近地定居。这时董山虽然仅有二十岁，但在许多部众的支持下，同叔父凡察展开了争袭职位的明争暗斗。关键是争掌卫印和统管部众。董山没有归来以前，猛哥帖木儿的嫡系以阿谷养子老胡赤为代表的部众反对凡察统领部落。后来因为明廷对凡察赐授新印，晋职加级，令他统领部众，斗争稍微平息了一些。董山归来以后，争袭斗争又掀起了新的高潮。大部分部落成员心向董山，只有少数人拥护凡察。叔侄之间争袭夺位，互不相让。董山手握旧印奏报朝廷，想以印为凭独掌卫事。朝廷倾向凡察，想叫凡察掌管卫事，以董山充副职，同理卫事，命把旧印上缴朝廷。旨令下达以后，凡察、董山都认为旧印是祖宗

传下来的，不肯交回。明廷无可奈何，又决定保存旧印，由凡察掌卫事，把新印送还朝廷。结果叔侄关系更加紧张了，彼此视如仇敌，都置朝廷的决定于不顾，致成骑虎难下之势。事情既然如此，正统帝不得不采取更实际的步骤，即查询部落中的民心所向，以定取舍。辽东总兵官曹义得旨后，查知建州左卫部落大部分成员倾向董山。于是，朝臣决议请旨：增设建州右卫。正统七年（1442），经皇帝批复，分建州左卫，增设建州右卫。任命凡察为都督同知，独掌右卫事。董山也为都督同知，独掌左卫事。这样，就出现了所谓的“建州三卫”。

董山对于明朝中央政府的态度前后不同，前期基本上继承父志，忠于朝廷。明廷对于建树丰功伟绩的猛哥帖木儿的后裔也给予足够的关怀和提拔。正统二年（1437）十一月，董山回卫以后，第一次向明廷奏事，述说父、兄被害的情景，提出要迁入辽东居住。

董山（童仓）迁往苏子河三卫合住后，官至右都督，势力复大振。他乘建州卫指挥使李满住年迈之机，起而兼管三卫，颇有统一建州女真之势。但是，明朝中期国力强盛，明廷在加强对女真等族地区管辖的同时，又实行民族分裂和民族歧视的政策。就是使其“各相雄长，不相归一”，彼此掣肘，尔争我杀。这种“分其枝，离其势，互令争长仇杀，以贻中国之安”的政策，是明朝统治者对女真族的传统政策。同时，明辽东镇守太监、总兵官等，常对女真抚安无方，横加勒索，滥杀贡使，“启衅冒功”。这就激起女真首领的不满，以“寇掠”相报复。明廷则派兵攻杀，朝鲜也相呼应。仅建州女真迁居辽东的半个世纪间，先后受到朝鲜三次（其中一次与明合军）、明军三次袭创。其中最为惨重的是继宣德八年（1433）猛哥帖木儿蒙难后，成化三年（1467）董山再度蒙难。

先是，董山（童仓）等女真贵族借口反对明朝政府的压迫，不时出兵辽东地区“犯抢”，掠夺耕牛、马匹、衣物和人口，给辽东人民带



清太祖努尔哈赤

来灾难。明廷的一份咨文中称：“建州三卫女真，结构诸夷，悖逆天道，累犯辽东边境，圣廬圣虑，特命当职等统调大军，捣其巢穴，绝其种类。”成化三年（1467），建州左卫都督 I 司董山（童仓），入京朝贡，返程被执，羁之广宁（今辽宁北镇）。同年九月，明军会朝鲜军，合攻建州，董山（童仓）被杀于广宁羁所。明廷派太监监军黄顺、左都御史李秉、武靖侯赵辅等统八万余官兵，分作五路——监军黄顺、都御史李秉、总兵赵辅统二万六千人，出鸦鹑关往苏子河，为中路；总兵韩赆统一万三千兵，发向通远堡，为右翼；总兵裴显统一万三千兵，发向碱厂；总兵王英和参将孙璟各统一万三千兵，分别发向抚顺所和铁岭卫，是为后军。东面，朝鲜以绶城君具致宽为都体察使，康纯、吴子庆、鱼有沼、崔适和李克均为裨将，领兵一万五千，分五道进攻。建州女真腹背受敌，力寡势弱，恃山林为险阻，借弓矢以御守。经过顽强抵御，建州女真损失惨重。据《朝鲜李朝世祖实录》，记载主将康纯的奉启：

臣领兵于九月二十六日，与右厢大将南恰自满浦入攻婆猪江。斩李满住及古纳哈、豆里之子甫罗充等二十四名；擒满住、古纳哈等妻子及妇女二十四口；射杀未斩头一百七十五名；获汉人男一名、女五口，并兵械、器、仗、牛马；焚家舍积谷。退陈以后待辽兵，累日无声息，故本月初二日还师，初三日渡江。又左厢大将鱼有沼自高沙里入攻阿弥府。斩二十一级；射杀未斩头五十；获汉女一口，并兵仗、器械、牛马；焚家舍九十七区。亦与辽东并不遇。

朝鲜军未同明朝军会师。但是，明武靖侯赵辅在《平夷赋并序》中，详述了对建州女真之凶狠残暴，饕餮酷烈：

尽虏酋之所有，罔一夷而见逃。剖其心而碎其脑，粉其骨面涂其膏。强壮尽戮，老稚尽俘。若土崩而烬灭，犹瓦解而冰消。空其藏而渚

其宅，杜其穴而火其巢。

建州女真受辽东军与朝鲜军的双重打击，栅舍被焚烧，部民被杀俘，粮食遭烧掠，首领遭斩杀，焚荡殆尽，部落残破，罹难空前，无法统一。

努尔哈赤的四世祖为锡宝齐篇古。董山（童仓）有三子：长妥罗，次妥义谟，三锡宝齐篇古。董山（童仓）死后，妥罗继父为建州左卫指挥使。弘治中，妥罗晋为一品都督。终明孝宗之时，妥罗曾五次入朝。妥罗执掌建州左卫印时，因其部曾受明军“焚其巢寨房屋一空”的重创，元气一时难以恢复。他又软弱无能，建州女真仍处于分裂的状态。正德元年（1506），妥罗死去。明廷以妥罗之子脱原保袭其父职。建州左卫指挥使脱原保，在明武宗时曾先后五次入京“朝贡”。他曾于嘉靖二年（1523）最后一次进京“朝贡”，仍同明朝保持密切的关系。妥罗的三弟锡宝齐篇古，其事迹不详于文献记载。锡宝齐篇古只有一子，名叫福满。

努尔哈赤的曾祖是福满，后来清朝尊他为兴祖直皇帝。福满有六子：长德世库，居觉尔察地；次刘阐，居阿哈河洛地；三索长阿，居河洛噶善地；四觉昌安，居赫图阿拉地；五包朗阿，居尼麻喇地；六宝实，居章甲地。六人各筑城分居。而赫图阿拉城与五城相距，近者五里，远者二十里。福满六子，共生二十二子。福满子孙凡二十八人，环卫而居，声息相通，成为建州女真中一个大宗族。福满的六子，后称为宁古塔贝勒。“宁古塔”是满语 *ningguta* 的对音，意为六；“贝勒”是满语 *beile* 的对音，初意为“大人”、“首长”，为女真贵族之称号。崇德元年（1636）定封爵，贝勒在亲王、郡王之下。福满诸子孙聚族分居，耕田采猎，牧放孳息，在苏克素浒河地域是一个稍有势力的大宗族。

